

【书海拾金】

此心安处是吾乡

□黄昊澄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二(18)班

生在广州,长在广州,对于像我这样的潮汕孩子来说,潮汕是祖地,是春节和暑假都要回去一趟的老家。不够熟悉,也算不上陌生。我的潮汕话说得磕磕绊绊,但这并不妨碍我在老爷面前三叩首,闭眼把心愿含含糊糊地念出来。茶碗磕碰声中,我的阿嬷讲她阿嬷下南洋的事,讲寄回来的番批和咸猪肉,偶尔还有珍珠耳饰——说是专程给家里女孩捎的小玩意,讨人欢心的。

读《平安批》,我总觉得像在听一个不太亲近的长辈,把他的半辈子慢慢讲出来。那些番批,漂洋过海,夹着钱和家话,像一根脐带,一头拴着故土,一头拴着南洋的潮汕人。书翻了大半,真正让我放不下的,倒不是郑梦梅从书生变成批局掌柜的人生轨迹,也不是那些商海的沉浮,而是夹在字缝里的那些情——那是一个个平凡人在时代漩涡里拼命保下的,说不出口,却比什么都真挚。

老祖常挂在嘴边的“驴生拼死”,溪前子弟从小听到大。这话我也熟。阿嬷生气的时候也总甩出这四个字,说当年她如何驴生拼死,才把一家子拉扯到如今的光景,我们倒好,生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她气的是我们不争气——因为在意,因为怕,才“怒其不争”。书里的老祖大约也是这个意思,嘴上念着“读书读书,越读越输”,可到底也没拦着小辈翻书。她不过是烦溪前老出些吟风弄月的闲人,正经生意却做不起来,心里攒了团火罢了。

但是,读书和做生意,真就不可兼顾?换句话说,风花雪月和柴米油

盐,真就水火不容吗?乔治说潮汕人是世界上最现实主义的人。“除三千不如现八百”,这话精明得近乎冷硬。这片古时的流放之地,收容了太多失意的魂。被政治伤透了心的人,转身拾起算盘,竟成了商场上最硬的骨。可乔治又说,潮汕人是他见过最缺少浪漫的人,这一点我不服。潮汕人的浪漫,不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种罗曼蒂克里,也不在《悲惨世界》中街垒的血与旗之间。它藏在饭中碗底,卧在菜畦洼地的角落。有一回我和父亲坐在龙眼树下闲谈,他忽然说起自己梦里的日子:一间带园子的小屋,种菜,养鸡,砌个土灶,朋友来了就烧柴做顿农家饭,天黑了出去乱逛,灯底下翻几页书。他说的时候眼睛很亮,说得我心驰神往。诗意和现实在潮汕人身上从来不打架,柴米油盐是生活,风花雪月也是生活。所以潮汕多出儒商,账本和诗稿放在同一张桌上,谁也不碍着谁。

梦梅也是这样的人。把批局交给乃铿之后,他在郊区的水瓜园里住下来,读书、练字、吟诗、种木瓜,过得像世外的人。但他心里那口过番的井是填不满的。井连着深海,连着水客走过的夜路、漂在海上 的批银,连着故乡和远方。于是他买一张船票,重新做回水客,在另一种动荡里找回热闹。等船靠岸,他总是先去看一场潮戏——锣鼓一响,唱腔一起,心就回了故乡。

“我的生命就在流浪的冲动和对家的渴望中度过。”黑塞如是说。他希望有一天能把异乡妥帖地安放进心里,不再需要用双脚去流浪,或是不再眷恋红屋与花园,因为心中自

有故乡。梦梅却好像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他没有把二者分得那么开,流浪与安定在他身上是交替的,是流动的,像潮水的涨落。我慢慢觉得,每个潮汕人心里都有一块这样的地方:一边是木瓜园般的安宁,篱笆矮墙、柴火粥饭;另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汪洋,只待于某日随着海浪裹岸而爆发,又在退潮时重归平静。正是缘于这样的脾性,潮汕商人敢闯敢拼,又谦虚宁和;在乱世里敢拿命去送批银,为革命筹资,在太平年月又能在老宅的屋檐底下,慢慢悠悠地喝一壶茶。

《平安批》里的人,郑梦梅也好,那些在信笺上把千言万语缩成“平安”二字批脚的人也好,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他们把自己掰成两半,一半留在潮汕老屋里,守着祖宗牌位和祠堂香火;一半跟着船去了南洋,在橡胶园和米铺之间,在陌生语言的包围里,拼命活下去。而番批,就是那两半之间唯一能通行的窄桥。桥上走的是银元、是家书、是珍珠耳饰,也是说不尽的亏欠、道不明的牵挂。

如今早没人写批了,那些“平安批”也成了陈列在博物馆里的老古董,可我读到这三个字,心里还是会被什么轻轻拽一下。那是一种遥远的、模糊的疼,来自阿嬷口中那个我从未见过的世界,来自一句磕磕巴巴念给老爷听的祈求。那些碎片拼在一起,就是我安放心的故乡——我知道在某个地方,有座老屋,只要我想,总有一盏亮着的灯等着我。

(推荐老师 邱海林)



错过 小靳 摄

征稿

“花地·校园”版面向广大学生征稿。
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内容、体裁不限,每篇不超过3000字。
来稿请投邮箱:hdjs@ycwb.com。
邮件请注明“花地·校园”字样,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班级等详细信息。

小时候,到了秋天,我常常会在半夜被叫起来喝汤。

奶奶在天井墙角种了一棵剑花,半夜里开花,白天又会合上。奶奶觉得,剑花刚盛开的时候最有药效,花一合上,没了精气神,功效减半。所以她每晚三点起来,趁着花还开着,拿剪刀剪下来,剖开,切成条,泡上半小时,再生火、煲汤。

五点多,汤好了,她便端着碗来敲我的房门,叫我起来喝汤。“趁热喝,凉了就有益。”

那时我才七八岁,强撑着精神爬起来,眼睛都睁不开。那碗浅褐色的水有点烫,我小口小口地呷,味道不浓,有股淡淡草木味。奶奶坐在床边,边看着我喝边说:“剑花汤润肺,喝了喉咙不干,你以前晚上咳得很厉害,喝了这个就好了……”我“嗯嗯”应了几声,喝完后便倒头继续睡。

剑花一朵一朵地开,奶奶就一夜一夜地起。一连十几天,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喝了十几碗汤。我其实没觉得那碗汤好喝,甚至有点恨那碗汤,恨那棵剑花,因为我想一觉睡到大天亮。

于是有一天,我趁奶奶出门买菜,拿着剪刀,走到天井,咔嚓、咔嚓,剪断了剑花藤。我把剪下来的藤和花苞装进塑料袋,丢到外面的垃圾堆里,再用一些野草盖住它。然后我洗手,回屋,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奶奶回来时,路过天井。她提着菜,站在花藤前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进屋。

她看着我问:“花去哪里了?”我说:“不知道。”

她停了几秒,说:“昨晚翻风落雨,可能是风太大,吹断了吧。”

说完她便走了,在角落的藤椅那里坐了一整个下午。她身旁的收音机开着,那天的粤曲节目放的是《分飞燕》,歌声和藤椅的吱呀声混杂在一起:

分飞万里隔千山

离泪似珠强忍欲坠凝在眼

我欲诉别离情无限

2026年10月12日 / 星期一
责编 易芝娜 / 美编 黄国栋 / 校对 刘博宇

……

后来我和爸爸妈妈去了县城里住,再后来,我去了城里读书。好几年我都没有回过老家。奶奶打过几次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忙,考试、实习、写论文……她说“好,忙点好”。挂电话之前,还会再说一句:“你回来我煲汤给你喝。”

我一次也没再回去过。

又是一个秋天的晚上,我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他说,奶奶走了。

我回到老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灵堂设在天井旁边,几块板凳,一副棺材,奶奶躺在里面。父亲递给我三炷香,我插在香炉里,然后退到一边,靠墙站着。

我看到墙角那棵剑花的藤又长出来了。细细的、嫩绿色的,一直沿着墙根往上爬,爬了一米多高。藤的最顶端,开着一朵花。白色的花瓣,一片一片,完全张开。花瓣很薄,薄得能透过月光。中间有一簇淡黄色的花蕊,细细的、密密的,像一个倒垂的漏斗。花瓣上还有露水,花心深处,是更深的白色。

我从来不知道剑花这么好看。以前花开的时候,我还在睡。奶奶剪它的时候,我还在睡。奶奶煲汤的时候,我还在睡。我起床时,花已经合上了或者已煮汤被我喝掉了。

看着看着,我觉得有些累了,便坐到角落的藤椅上。藤椅吱呀吱呀地响,我的耳边似乎又响起了那段《分飞燕》:

只怨情何太暂

转眼分离缘有限

我不负情害你心寒冷

……

转眼又是一年,秋天来了,我又想起了老家天井里这棵剑花。它一定开得很盛了,它们的藤一定爬满了整面墙,或者已翻过墙头,垂到隔壁的屋顶。几十朵,上百朵,白白地挂在藤上,月光一照,整间老屋都浸在清辉里。它们再也不用担心被人悄悄剪掉了。

晚会 | A5

其中三分之一从未被实际观测到

首张紫外波段星图由AI补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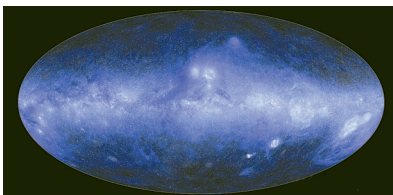
近日,科学家利用AI辅助,将人类首张覆盖整个天空的紫外波段星图补全并公布了。

这张紫外线全天图是由Anthropic公司利用AI模型Claude Science,整合了50年来收集到的各种太空紫外线数据生成。该图包含约1.19亿颗恒星的相关数据,其中三分之一未被实际观测到的区域(比如银河盘面)主要通过AI预测来填补,误差在10%以内。

观测紫外光的存在能揭示被星光照亮的星体尘埃结构,但紫外光会被大气里的臭氧层吸收,想看紫外光部分的天空,只能把望远镜送上太空。过去50年,太空望远镜陆续拍过一部分紫外天区,但由于银河等区域的光线太过强烈,可能会损坏望远镜,所以包括NASA等机构的任务数据对紫外光天空的观测一直都存在大量空缺。从技术上来讲,用统计方法把这些空缺部分补全是可以做得到的,难在工作量太过巨大。

这次是一位天体物理学家用Anthropic公司的AI科研工作平台Claude Science,利用近50年来数颗探测卫星积攒下来的紫外光数据,将未知的部分一点点推算、补齐,仅用几天时间就完成了整个推算工作,将约1.19亿颗恒星的紫外亮度逐一叠加,并自动修正了原始数据中的一些误差,最后生成了这张人类首张覆盖整个天空的紫外波段星图。

目前,这张星图上每个像素都标明了是实拍的还是推算的,还附上了误差范围。科研人员提醒,星图的完整不等于实测完整。但完成这张图的意义更在于它的推算过程,还有很多领域的类似工作,可能都可以利用这次的经验去尝试完成。(浩源)



紫外线星图描绘出的整片天空(官网图片)

当太阳风暴抵达地球

极光“南下”,是美景还是预警?

近几年,极光几次“南下”中国:2023年12月,人们在北京怀柔罕见地拍到极光;2024年5月,漠河等地的夜空再次被染红;同年10月,内蒙古四子王旗的极光持续超过5小时;2025年11月,黑龙江鹤岗、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和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网友发布他们拍摄的美丽极光……

对公众来说,这是难得的美景。对科学家来说,它们则是空间天气的醒目信号——我们通常把太阳活动引起地球附近的太空环境变化称为空间天气。极光正是空间天气产生的绚丽风景。极光“南下”,或许意味着一系列风险的出现。

空间天气带来诸多影响

太阳看似安静,却一直暗流涌动,时常会产生一些爆发现象:有时突然强光闪耀,有时向太空抛出大量携带磁场的等离子体。前者叫耀斑,后者叫日冕物质喷射。

耀斑产生的强辐射大约8分钟就能到达地球;日冕物质喷射则通常需要一至数天才能抵达地球。当日冕物质喷射从正面轰击地球时,可以剧烈压缩和扰动地球磁场并引发“地磁暴”现象。于

是,就有了空间天气的变化,在部分地区就会看到炫丽的极光。地磁暴强度增强更会导致极光“南下”,于是不需去两极地区,在我国北方也能看到极光。

一般情况下,空间天气不会直接危害地面人群的健康,但会影响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通信导航。会影响短波通信,并降低导航定位精度。2024年5月特大地磁暴期间,我国部分地区的电离层总电子含量降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左右,严重干扰了电波传播系统。

人造卫星和载人航天任务也会受到影响。地磁暴会使高层大气受热膨胀,增加低轨卫星受到的阻力,使其轨道更快下降。2022年,SpaceX发射的49颗星链卫星在进入低轨后不久便遭遇地磁暴,其中38颗坠落。太阳爆发释放的高能粒子还可能穿透航天器屏蔽,干扰电子设备,同时增加航天员的辐射风险。

航空系统同样会受影响。2025年,美国一架A320客机发生短暂的非指令性俯冲,被迫紧急降落。空客表示,原因可能是太阳爆发产生的高能粒子击中飞机电子器件,导致飞行控制系统失灵。

此外,空间天气还可能干扰信鸽归巢。信鸽会借助地磁场判断方向,因此我国气象部门建议在强地磁暴期间暂

停或减少放飞信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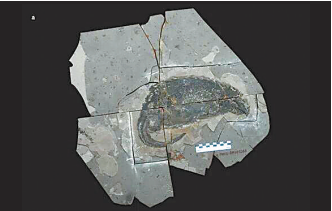
如何应对空间天气变化?

人类无法阻止太阳爆发,但可以在航天设备的设计阶段增强防护。关键设备通常会采用抗辐射元器件,降低高能粒子造成故障的风险。卫星可以暂时关闭敏感仪器或进入安全模式;低轨卫星还需根据大气密度变化,及时调整轨道;载人任务则可推迟出舱活动,让航天员进入防护更好的舱段。

但这些措施能否及时实施,关键在于能否尽早预报空间天气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准确且及时的空间天气监测预报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和正在布局一批空间天气的“国之重器”,用于监测太阳风暴从爆发、传播到影响地球的全过程。比如地面上的子午工程,构成了我国空间天气监测的基础网络,形成覆盖太阳、电离层和中高层大气等的综合观测体系。在此基础上,我国又牵头提出了国际子午圈大科学计划,将通过不同国家的观测站接力,扩大空间天气监测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地面织网的同时,还需在太空开展监测。为此,我国正在构建太阳的立体



孙氏巨尾兽复原图(上)与标本(下) 沈阳师范大学供图

体型巨大的孙氏巨尾兽被发现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牵头国际合作团队在内蒙古宁城约1.6亿年前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并命名了已知体型最大的柱齿兽类哺乳型动物新属种——孙氏巨尾兽,相关论文10月7日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化石标本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体长约52厘米、体重约2千克。该化石不仅丰富了学界对侏罗纪哺乳型动物多样性的认识,更保存了关键解剖证据。新标本研究表明,与

现代哺乳动物相似的吞咽、吸饮、吸吮等行为方式,可能已经出现在其归属的柱齿兽类和其他哺乳类的共同祖先身上,远早于现代哺乳动物的兴起。而且孙氏巨尾兽的生活方式可能与现生的鸭嘴兽接近,为半水生生物。

我国是中生代哺乳型动物化石核心产地,继“巨兽”“微小柱齿兽”之后,孙氏巨尾兽再次丰富了侏罗纪哺乳型动物的多样性与生态图景。(江海 整理)